

揭開歷史面紗的人 (上)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韓立森經常走進研究室向實習生講述文物知識以及當年的發掘經歷。圖中文物為宣化遼墓出土的葡萄酒，至今依然香醇。 本報記者張帆 攝

1991年，駐在河北省獲鹿縣（今鹿泉市）高莊村的河北省文研所考古隊走進來一個背着行軍包的毛頭小伙兒。他一臉書卷氣，滿臉寫着不情願，這個小伙兒就是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韓立森。

韓立森1990年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了該省文物研究所工作，他學的是歷史，原想以後的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搞點研究，寫點專著，後來單位安排下考古現場，他內心極不情願。考古隊的老隊長看出了他的心思，了解了情況以後對他說，你這個研究生我看差得遠！何為研？細磨；何為究？追查。在辦公室工作確實舒服，那種研究都是用文獻證明文獻，但是文獻記載的也得有實物證明吧；歷史有很多斷檔，有些是文獻沒有記載的，那麼斷了的歷史怎麼續上？歷史真正的面紗怎麼揭開？不通過參與發掘，那都是紙上談兵，何談專著？

韓立森就是在這裡發掘了他第一個考古項目——高莊漢墓，該漢墓是繼河北滿城漢墓後發掘的又一座大型諸侯王墓，亦是迄今為止河北境內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漢代墓葬之一。該墓氣勢恢宏，總長近百米，形制獨特，除近34米的近方形墓室外，四角還有曲尺形迴廊環繞，即史書所載之外藏庫，隨葬品多樣，達6000餘件，特別是還有三駕真車馬隨葬，為漢墓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

「筆桿子」握起了「洛陽鎚」

回味著老隊長的話，韓立森心服口服，他放下情緒，虛心地向老隊員學習發掘知識與技巧。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門外漢，韓立森的工作幾乎是從零開始的，但他進步很快，從一個菜鳥很快就成長為主力，老隊員開玩笑說，這個「筆桿子」握起洛陽鎚還真像模像樣。隨著發掘的進行，一個問題擺在了考古隊的面前：墓主人無疑是一個有身份的人，那麼他是誰呢？

漢代這裡封王的只有常山王和真定王，史料記載不多，只有老鄉相傳該墓俗稱王子墳。考古隊老隊長不動聲色的將這個問題交給了韓立森，讓他組織並作為主要執筆著者考古報告。「假如沒有參與發掘，一定寫不出來」，韓立森說。多少回孤燈相伴，韓立森開始了刻苦的研究。在古代，墓葬的規模、墓室的大小、包括其深度等都有規制，都必須符合墓葬主人的身份等級。他發現，高莊漢墓平面呈中字形，是典型的漢代大型土壠石槨墓。墓中出土的車馬，也符合諸侯王級的禮制規定。同時，挖

出來的銅器上刻有「常山」、「常食中般」、「二十九年」等銘文，依《漢書·諸侯王表》載，常山王在位29年以上者唯第一代常山王——憲王劉舜一人。

經歷了科學嚴謹、艱苦的推理認定，韓立森和他的同事們最終確定該墓主人就是漢景帝的少子，即漢武帝的小兄弟——劉舜。研究成果的發表在業界引起轟動，對研究西漢時期喪葬禮儀和常山國的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考古現場的磨練以及紮實的歷史知識，讓韓立森在工作中如魚得水，進步很快，得到了領導的信任，主導了多項大型發掘，還出版了多部權威專著，「筆桿子」的夢想是實現了。他深情地說，感謝老隊長的教育指導；他謙虛地說，成績與榮譽屬於整個集體。

很多年過去了，韓立森已少在一線進行發掘，更多的是從事研究與保護工作，但他的體格壯實，與他握手就能感覺到他的手粗糙有力，他笑談都是在考古隊鍛煉的，有時候手癢了還會下工地和考古隊員們一起幹個幾天。

■張忠培先生（中）盛讚河北的考古工作，他表示該省做過考古工作的遺址其年代上起舊石器時代早期，下迄明代，基本無缺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



■自2009年以來，為逾越考古與普通民眾間的「代溝」，河北省文物系統一直嘗試通過考古專家、考古現場以及民眾三個要素之間的互動，進行公眾考古，打破考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界限，讓普通民眾享受發現文明的驚喜同時，也漸漸啟發了他們的文化自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

探究未知的事物是人類的天性，人們對於歷史總是充滿好奇。滄海桑田，斗轉星移，多少傳奇都泯沒在歷史中不為人知。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活躍在田間野外、深山老林、沙漠戈壁、湖泊海洋；他們掛着對講機，腰間別着GPS，手中拿着洛陽鎚；他們頭頂烈日，不懼嚴寒，不辭辛苦，毫無抱怨。斷代的歷史由他們銜接，泯沒的歷史由他們發掘，他們就是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群揭開歷史面紗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忠、張帆

榮譽屬於無私奉獻的考古集體

河北是中國文物考古工作開展最早的地區之一，始於上世紀20年代。作為河北省文物考古與研究的權威機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成立於1981年5月，其前身為1952年籌備成立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後曾更名為河北省文物工作隊、河北省文物管理處。韓立森說，在新中國成立前，河北的考古發現屈指可數。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大規模的建設，考古工作得到迅速發展，60餘年來取得眾多重要發現和成果，湧現了很多權威的專家。如藁城台西商代遺址考古發掘領隊唐雲明先生，從新石器到商代的學術研究無所不包；其《藁城台西》考古發掘報告已成為考古專業學生的範本；鄭紹宗先生，一生從事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對長城、宣化遼墓，以及河北地區的考古發掘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劉來成先生對戰國中山王墓的研究、陳應祺先生對戰國中山靈壽城的研究、石永士先生對燕下都的研究等等，在全國無人能匹；張立方，現為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在古建築領域研究頗深；張守中先生曾臨摹《侯馬盟書》、《定州漢簡》；謝飛，是東方人類探源的首席科學家；孟繁峰發現了井陘窯……

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現有二十名考古隊員有領隊證書，是河北省唯一具有國家文物局頒發的團體考古領隊的團隊，隊員們常年駐紮在田野。他們風餐露宿，無怨無悔地守護着國家寶藏，發現着古代文明。榮譽屬於整個集體，但一線考古隊員最為辛苦，應該把最崇高的敬意獻給他們。



■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左）在田莊大墓介紹情況。

本報記者張帆 攝



■圖為滿城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藏國寶。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

十次入選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被譽為中國「文物界的奧斯卡獎」，它是由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自1990年起每年聯合舉辦的考古界評選出的最高獎，從中也可一窺河北考古工作者取得的不凡業績。

1993年，宣化下八里遼代壁畫墓群，發現了千年前中西文化交流的證據。出土了一幅中西合璧的天文圖，將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記星法與古巴比倫黃道十二宮融合到了一起。1998年，泥河灣盆地陽原于家溝遺址則揭開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農業起源、製陶業起源的秘密。1999年，元中都遺址，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實例。

2002年，臨漳鄭城遺址發現的東魏北齊時期唯一的一座佛寺方形木塔基中的剎柱基石、塔基磚函則填補了漢唐考古學中的一項空白。2004年，易縣北福地史前遺址，其年代與磁山文化、興隆窪文化的年代大體相當，在地域上填補了此兩者文化之間的空白。

2009年，曲陽定窯遺址，最終判定了該窯的始、終燒時間。找到了多個朝代保存完好的窯爐，出土了宋代「官」字款器物。2012年，內丘邢窯遺址，出土瓷器和窯具殘片20萬件，其中完整可復原的就超過2000件。還發掘出舉世罕見的「隋三彩」、「唐四彩」瓷片。

黃埔風雲九十載 熱血情懷史冊中

黃埔軍校今年將迎來成立九十周年的紀念。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正式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由於地處黃埔島，又稱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的成立，在中國的軍事史上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將軍事教學與政治教育相結合的軍人培養嘗試。黃埔軍校的學生，除了要進行各種軍事技能的培訓之外，也會學習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工農群眾運動等學科，將軍事的革命與革命的軍事有機統一，使得軍校學生不再是軍閥政客的武力工具，而是成為主義、時代、信仰的救國先鋒，故而「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思想被灌入軍校學生的思想中。

九十載的歷史風雲，黃埔軍校培養出了國共兩黨一大批高階軍事將領。在北伐、對日抗戰的硝煙歲月中，黃埔學子成為了時代洪流中的重要角色。無黃埔軍校，則無國民革命軍，也就沒有後來的北伐戰爭。軍人有思想，滿懷報國之志，成為了當時黃埔健兒的特徵。尋求救國之道，不僅僅是武力，更需要喚起民眾，爭取最廣大的民眾參與和支持。黃埔的出現，徹底扭轉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好男不當兵」的思維，軍人與民眾不僅僅成為了社會階層上的結合，更是成為了信念和利益上的共同體。

如今的黃埔軍校舊址，已經被修繕一新，但凡從黃埔畢業的軍人，無論黨派、信仰，其姓名都被鐫刻在了畢業生名錄的石基上。來自海外、台灣地區、港澳的黃埔老人或是後人，都能夠在這處石基上找到自己當年的同學、同袍與先人。

珠江怒潮澎湃，黃埔戰旗飛舞，革命的黃埔孕育歷史的輝煌。在緬甸，與日軍艱苦周旋、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中國遠征軍，將領多出自黃埔；武漢會戰、長沙會戰、衡陽會戰、常德會戰，犧牲者，黃埔學子不計其數。今日，已年屆九旬的中國軍隊老戰士，不少出自黃埔的體系，傳承着黃埔的精神。在記者採訪過的黃埔軍校畢業的老戰士中，無論經歷了怎樣的歲月風雨，也無論人生境遇如何，每每談起軍校的歲月，談起曾經在戰場上與敵寇較量的景象，老人們無不為自己在那段緊要歷史關頭沒有缺席而興奮和自豪。

黃埔軍校舊址，有一處孫總理紀念碑。這是為了表達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景仰而修建的。特別值



■黃埔軍校舊址中的教室。

得一提的，是紀念碑頂端的一尊孫中山先生雕像。雕像刻劃出孫中山身着西服、揮手演說的英姿造型。這尊雕像，乃是曾經給予孫中山革命事業大力支持的梅屋莊吉所捐贈修造。在孫中山革命的歷程中，梅屋莊吉等一大批日本友人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如今的黃埔軍校舊址常設展覽中，便專門開闢出孫文與梅屋莊吉友情的史料展出。梅屋莊吉向中國捐贈孫文雕像時，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已經進入戰前狀態。兩國的最終交兵，讓不少致力於中日和平與友愛的人大為痛心。梅屋本人在日本也成為了遭人敵視和嘲笑的對象。如今，回眸黃埔軍校所見證的現代中日關係史，則引人銘記歷史教訓，傳承前人開創的友誼，永葆中日兩國與東亞和平，才是對歷史最佳的緬懷方式。

歷史的年輪已經旋轉了九十載。如今的歷史思潮已然多元化。不少中國內地、香港甚至台灣的史學家，對黃埔軍校的歷史定位、功能以及影響都給出了不同於以往歷史觀的評價。但無論怎樣，一個不能否定的事實是：當年投考黃埔軍校的中國青年人，幾乎都是滿懷着理想、救國的熱情與真摯的時代追求，來到了黃埔軍校，它對青年人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以至於在北洋軍閥的重重監控之下，不少地方甚至採取的是秘密招生的方式，可見當時青年人的踴躍程度。理想主義的時代或許會漸漸退去，如今似乎已經過入了物質主義的主流中。但是，香港的歷史，與整個中國的歷史密不可分，能夠認識到黃埔軍校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重要地位與意義，對於今日中國人重塑民族



■孫中山總理紀念碑，頂部為孫中山雕像。

自豪感、建設強大而統一的國家有着巨大和不可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這是一座橫跨了兩岸三地的歷史坐標，其精神內涵已經構成了華人世界歷史敘述的重要一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